

人在旅途

■董青生

夏日的风，裹挟着45年沉淀的思念，将我们这群鬓染霜花的老兵，吹向了魂牵梦萦的乌兰布统大草原。

坝上草原人潮如织。我们和家属共26人汇入涌动的人潮。这里的牧场坦荡如砥，水草丰美。各色野花在草从间恣意泼洒，描绘出一幅生机勃勃的夏日画卷。

蒙古风情园里，笑声如铃。家属们穿上鲜艳的蒙古袍，瞬间变了模样，步履间平添了几分可爱的笨拙。在“追梦坝上草原”的巨幅标识前，她们仿佛重回少女时光，背倚起伏的绿浪，模仿着牧羊、放牛、策马、引弓的姿态，甚至张开双臂欲作飞翔。光影流转间，她们那份执拗的认真与掩不住的欢欣，交织成动人的画面。

塞罕坝的月亮湖如一弯澄澈的新月，静静卧在草原温柔的臂弯里。一侧是林海苍茫，郁郁葱葱；一侧是牧场辽阔，碧草连天。湖水清可见底，微风轻拂，水波轻吻着岸边的花草，天地间弥漫着难以言喻的宁静与祥和。“这里景色真美，快给俺留个念想！”于是，湖畔便热闹起来。整理衣领、调整表情、寻找角度，光影定格处，是战友们松弛的笑容，是家属们飞扬的神采，是欲将这湖光山色与此刻心境一并封存的虔诚。在这里，我们体验了马背上的颠簸驰骋、骆驼车的悠然摇晃，也惊叹蒙古勇士摔跤的勇猛、猎鹰掠过长空的矫健之姿。

翌日，乌兰布统大草原的辽阔，才真

怀着憧憬去草原

正在眼前磅礴展开。半山腰处，一棵树遗世独立——那便是我们无数次在电脑屏幕前凝望的山钉子树。它孤傲地挺立在山坡，枝干遒劲，像一位哨兵守着亘古的时光。自树旁缓步而下，恰逢牧民赶着牛群缓缓经过，对面山坡上，几十匹马正悠闲地啃食青草。天是洗过的蓝，云是蓬松的白，山是沉稳的青，草是绵延的绿，黄牛与红马点缀其间，大自然信手挥毫，便是一幅斑斓画卷。

一棵树，站成一道风景；一匹马，驮着一段传奇；一群牛，行走进流动的图画。黄牛膘肥体壮，马儿毛色油亮，牧人的脸庞刻着淳朴善良。伫立草原之巅，远眺赛马场依稀的营房与野鸭湖上游如带的溪流，清凉的风拂过面颊，时光仿佛在此刻凝滞。能与共沐风雨的战友、相伴半生的家属在此共沐自然风光，胸中块垒尽消。我终于按捺不住，向着这绿毯般铺向天际的原野，向着这澄澈的蓝天、游弋的白云、激滟的碧水，放声长啸！笑声如脱缰的野马，恣意奔腾在这无垠的天地间——原来生命最酣畅的呼吸，便是在这无边的澄明里，寻回内心的美好记忆。

野鸭湖，湖面空阔而静谧，水质清冽如初生婴孩的眼眸。湖畔水草丰美，芦苇随风摇曳成诗行，不知名的鸟儿在激滟波光间嬉戏、栖息。不远处，一片白桦林默然肃立，雪白的树干与翠绿的枝叶，在柔和的光线下筛落斑驳的光影，成为莽莽草

原中一道美丽的风景。在镌刻着“野鸭湖”三个红色大字的石碑旁，我拍了张照片，定格记忆。

归途，暮色四合，草原渐渐沉入温柔的暗蓝。车轮碾过，窗外的青草簌簌低语，仿佛在辨认我们留下的足迹。45年弹

指一挥间。然而，这无言的绿野，以其无垠的胸怀，温柔地收集了所有的足音与欢笑——它认得我们，如同认得每一缕掠过旷野的风，每一滴坠入泥土的露。

草原不言，却以最宽广的臂膀，承托起时光流转的厚重。



辽阔草原

汤青摄

心灵漫笔

■赵娜

孩子生病，晚上吃完药便早早躺下了。我匆匆起身，到院角摘了几朵鲜艳的风仙花瓣。小心翼翼地将花瓣揉碎，拌上白矾等涂抹在指甲上。风仙花的颜色如烈火般炽热，又似朝霞般温柔，渐渐地染上了我的指尖……

古人云：“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。”我亦不能免俗。只是整日养娃的辛劳，让我无暇他顾，平日常连梳妆打扮都省略许多。

小时候，我也像其他女孩子一样喜欢采摘风仙花来染指甲。成为母亲后，生活的重心早已转移到孩子身上。然而对美的追求，却从未改变。每到夏天，夜深人静时，孩子安然入睡后，我总会找时间为自己染一次指甲。不仅是为了美丽，还是为了寻找那份久违的宁静和

喜悦。

现在，孩子正安静地躺在房间的小床上。他呼吸均匀，如同海浪轻拍着沙滩，小脸在月光映照下显得格外柔和，透露出一种不可言喻的纯真与和美。我轻轻抚摸着他的额头，感受那份来自血脉相连的温暖与力量，心中满是柔情。

母爱即将满溢之时，一个念头却如同夏日里的清风，带着一丝丝调皮与不羁，悄然拂过心田。我站起身，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了那盆风仙花上。盛开的花朵如同一群穿着红裙的少女翩翩起舞，散发出阵阵清香，让人不由自主沉醉其中。

缓缓走近并蹲下身来，轻轻抚摸着那些柔软的花瓣。它们如同丝绸般细腻光滑，触感中带着一丝凉意与生机。轻

风仙花的颜色

轻摘下几片花瓣，将它们放在手心轻轻揉搓，直到鲜艳的红色汁液渗透出来。然后，按照记忆中的方法，将花瓣捣碎并加入少许明矾搅拌均匀。那一刻，仿佛又回到无忧无虑的少女时代，与朋友们一起在花丛中嬉戏打闹的情景历历在目。

微笑着将红色染料涂抹在已经修剪得短短的指甲上。虽然养娃的日子，让我无法再留起长指甲，但染指甲的仪式感让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与幸福。轻吹着指尖上的染料，让它们更快风干，我仿佛也变成了一位美丽少女，在月光下翩翩起舞。

再次回到孩子房间，小心地握起他的右手放在脸颊上，我知道将来无论遇到多少困难和挑战，我都会像现在这样坚强地守护他，陪伴他一起成长。而那

一抹嫣红的风仙花不仅点缀了我的指尖，更点缀了心中每一个角落，提醒我要珍惜当下，享受生活中每一个难忘的瞬间。作为母亲的我，也希望孩子能够看到并欣赏这种美，并希望他在成长的道路上不仅学习知识，还能学会欣赏生活，发现那些隐藏在平凡中的无限美好。

染完指甲后，静静坐在窗前，看着皎洁的月光洒在熟睡的孩子身上，我的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无论时光如何变迁，我都会像风仙花一样坚韧而美丽地活下去。

那一抹风仙花的颜色，装饰着我平淡的生活，给予我前行的力量。未来日子里，我会带着这份颜色和力量继续前行，在生活的道路上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。

诗风词韵



国画 紫薇图（夏热心中闷，寻凉篱边走。忽闻香风至，紫薇笑枝头。）史京品 作

荷颜（外一首）

■龙熠

第一次见你
你在荷塘采莲
着绿裙粉衫，发间蝶舞翩翩
玉指纤纤点点
顾目流盼嫣然
珠露晶莹闪着香浓
歌声如丝如弦

从此
我走过的每一处人间
都是有你的江南

桃源

在云天之外，觅一处桃源
有红的花，绿的草，水郭环绕
有一片绿油油的沃野，和一群孩童
扑蝶嬉闹
世界如此丰饶
我可以种下诗和远方
是非、欲念、喧嚣
我统统埋于地下
腐变为滋长苗禾的肥料



凉粉滋味长

■王寒

盛夏周末的清晨，路过美食街时，老李的凉粉摊已经支起来了。几个食客捧着青白瓷碗蹲在马路牙子上吃凉粉，碗里的凉粉颤巍巍地晃动着。这熟悉的场景，将我的思绪拉回了童年。

绿豆成熟的季节，每到傍晚，母亲就会挎着竹篮带我去地里摘绿豆。干裂的豆荚轻轻一碰就“嘣啪”作响，青绿的豆粒滚落掌心，还带着阳光的温度。

回到家，灶屋里就会响起石磨转动的声响。母亲弓着背，手臂有节奏地推拉着磨盘。豆粒在石磨间碎裂，乳白的汁液从磨缝中缓缓渗出。我蹲在灶前添柴。跳动的火苗将我们的影子投在土墙上，忽大忽小。

“六份水一份粉，多则稀，少则稠。”母亲总这样念叨着，将绿豆浆倒入滚水。木勺在锅中画着圈，蒸汽渐渐模糊了她的面容，香气却越发浓郁。锅里的清水慢慢变得浓稠，泛起珍珠般的光泽。这时，母亲会让我撤去明火，用余热慢慢煨着，说这样做出来的凉粉不伤脾胃。

锅底结出的凉粉锅巴是我的最爱。那薄如蝉翼的一片，焦香酥脆，咬下去咔嚓作响。母亲总是笑着看我狼吞虎咽，自己却只舔舔勺上沾的浆汁。

我的文学之路

写作让我快乐

■段晓敏

小时候，我特别喜欢看书。语文课本一发下来，我迫不及待地拿起就读。语文课本上的文章读完了，配套的作文书就发下来了。看到别人的文章写得那么好，我心里对作者充满了羡慕，心想：“别人为什么写出那么好的文章？”再去读一读，还是觉得作者写得真好。

幸好，我的一位小学语文老师很擅长指导学生写作文。他告诉我，只要把自己看到的事情和想说的话写出来，就可以变成一篇作文。我怀疑地问这样能行吗？老师说不妨一试。

试一试有什么难的？当我听到一件事情时，我就尝试把它完整地写下来；看到好看的植物时，我就用自己的语言把它描述下来；听到一件趣事的时候，我把它转述出来并写出感悟。作文写出来了，我感觉还不算太差，自信心就建立起来了。

日子不紧不慢地往前走，我越来越喜欢读书和写作了。在阅读中汲取着精神力量，感觉写作文也不是那么难了。

上中学时，有一次老师在课堂上布置了一篇作文。作文课往是两节，第一节是打草稿，第二节把稿子誊抄在作文本上。我觉得自己不用打草稿就可以把作文写得很好，结果老师检查时发现了。他非常生气，在全班同学面前批评了我。后来我想明白了一个道理：写作是件很严肃的事情，必须认真负责——这不仅是对自己负责，也是对读者负责。

这件事让我对文字产生了敬畏感。所以每次写作前我都要认真思考一番：写作的立意是什么？文章的结构层次怎样设计？语言是否得当与优雅等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也正是那位语文老师的批评，让我明白了写作的意义。之后的日子，学习更加紧

成型的凉粉洁白如玉。母亲的刀工极好，切出的凉粉丝粗细均匀。撒上葱姜蒜末儿，浇一勺红亮的辣椒油，白的愈白、红的更红。入口滑嫩弹牙。

后来，母亲尝试新配方，有时掺些豌豆粉增香，有时加玉米粉。但我最钟情的，还是她做的红薯凉粉。

冬夜，我常被一些声响惊醒。透过门缝，看见母亲在油灯下磨红薯，手背冻得通红。红薯汁儿经过过滤、沉淀、晾晒，最终变成雪白的薯粉。做热凉粉时，薯粉与豆粉相融，盛在碗里如凝脂般颤动，仿佛吹弹可破。

寒夜里，捧着一碗热凉粉，一口下去，暖流从喉咙滑到胃里，继而温暖全身。母亲总会多盛半碗，说我读书费脑子，该多吃些。

离乡多年，母亲托人捎来的凉粉总是用搪瓷碗装着。我揭开蒙着的纱布，凉粉虽已微微发黄，却仍是记忆中的模样。拌上调料，第一口下去，恍惚又看见母亲站在灶台前，蒸汽朦胧中，她的鬓角已经花白。

如今，我居住的小城街边也有凉粉摊。摊主麻利地切着凉粉，辣椒油红得耀眼。我总要上一碗来吃，却不是母亲做出的滋味——也许，我怀念的，是那个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和那段在灶前等锅巴的旧时光。

夏日小菜园

■周桂梅

夏日的早晨，一层薄雾笼罩着我家的菜园。园子里绿意盎然，一畦畦的蔬菜排列得整整齐齐。

夏天的菜园是最具生命力的，空心菜、苋菜、韭菜，一茬一茬地。豆角、黄瓜、茄子、苦瓜、辣椒、西红柿，一股脑儿地成熟着，让你忘记了侍候它们长大的辛劳。

到了三伏天，凉拌黄瓜是最简单的一道家常菜。从菜园里摘几根带刺儿的黄瓜，洗净用刀一拍，搭配洋葱、变蛋、大蒜、荆芥、食盐、小磨油，再用一张烙馍卷着吃，味道鲜美，百吃不厌。南瓜也是家喻户晓的美味。在炒南瓜时，若是嫩南瓜，放些生姜丝更能凸显其清香。而炒老南瓜时，则以大蒜调味更佳，蒜香与南瓜的甘甜相互交织，让人食欲大增。有人喜欢用老南瓜熬粥喝。南瓜与小米搭配熬粥，大人小孩都能喝。我更喜欢用嫩南瓜搭配韭菜摊菜馍——那是全家人最喜欢的一道美食。

一道清爽的苦丝瓜便能驱散一身的暑气。将新摘的嫩丝瓜切成薄片，用开水焯一下消除苦味，再搭配炒鸡蛋，是最美的一道家常菜。

豆角秧顺着竹架攀缘而上，翠绿的藤蔓间垂着月牙似的豆荚。晨风掠过，豆荚轻轻摇晃，一天一个样，三四天就长成一尺来长。我经常采摘一些豆角做豆角焖面，搭配少许瘦肉，吃起来很是美味。

丝瓜的攀爬力最强，藤蔓沿着木架肆意生长，鹅黄色的花朵开得热热闹闹。藏在叶片间的丝瓜，有的细长如棍，有的鼓着圆润的肚子，被晨露一洗，绿得发亮。

早晨的西红柿总挂着珍珠般的晨露，有的泛着胭脂红，有的还顶着青晕，圆润的果实把枝丫压得弯弯的。

紫茄子安静地卧在枝叶间，深紫色的表皮泛着油亮的光泽，椭圆的身形好似抹了胭脂的玉簪。这一紫一红，为这片沉寂的菜园子增添了几分灵动。

空心菜我种植了两个品种，一种是圆叶片的，一种是尖叶片的。我总是将圆叶片的焯水后凉拌吃，将尖叶片用葱姜蒜爆炒了吃。

小菜园里每一株菜苗，都带着人间烟火气，从破土而出到成熟采摘，记录着光阴的模样。蹲下身，我轻抚湿润的泥土，指尖触碰的不仅是蔬菜的根脉，还是与土地相连的生命脉络。

蝉鸣声声

■温媛媛

炎炎夏日，蜗居家中，吹着空调，小女儿给我讲《山海经》。我听故事，她识生字，不失意义。听她在耳边说个不停，我不由得想起幼时的暑假时光……

小时候，每到暑假，小小的我便在堂屋地板上铺起凉席，拿起父亲书架上的大厚书，迫不及待地躺下，躲进书中的世界纳凉。母亲闲了，就会坐在席子上，靠近我，手里拿着蒲扇，扇起风来。

20世纪90年代的暑假，耳边听到最多的主旋律就是“知了，知了”的鸣叫。我总在想：蝉在阴暗的地下蛰伏良久，难道就只为阳光下的短暂高歌？

那时的暑假，阴雨天多。每每下雨，母亲就将父亲从柳州出差背回家的

竹床抬到我家房屋外的屋檐下。我总是拿起书躺在竹床上，靠外的地方会被母亲放上打开的大伞，防止有雨溅到我身上。看看书、看看伞、看看天空，我的思绪早已飘出院落，飞到心中的理想王国……

后来，我们陆陆续续搬了几次家，基本都是围着澧河转。有一次，我们搬到了父亲单位的家属院，窗外依旧高树挺拔、绿意葱茏，暑期蝉鸣的主旋律从未变过，生活质量逐步提升。

如今，我和亲人们住进了高层楼房，蝉鸣声成为历史。静谧的环境、凉爽的空调、屋内植物茂盛生长，我开始想念曾经的蝉鸣声声，想起蝉那短暂的阳光下的一生——“蜕变”，多么美好的字眼，它让我明白了，与其成为更好的自己，不如更好地成为自己。